

# 二月二，“扫坑”去

文/孙红梅

我老家村头有一眼井，井旁边有一个水坑。

这水坑是有些来历的。据说清朝时候，有个官员在这儿修了一座庙，供奉了一尊龙王。有龙王就得有水，于是又开挖了一个水坑。后来龙王庙塌了，水坑却留下来。我记事的时候，不仅大水坑还在，水坑旁边的两个大石龟也还在那里静静地伏卧着。寒冬腊月，我们小孩子就成群结队到大水坑里“滑冰”。没有滑冰鞋，我们就用一个小板凳，板凳面朝下，板凳腿上拴一根麻绳，一人坐在小板凳上，另一个拉着跑，一齐摔也是常有的事。常常玩累了就爬上岸，坐到两个大石龟上休息。

大水坑最热闹的时候，是每年的二月二日。二月二是龙王爷的生日。家家都为龙王爷准备了鞭炮。吃过早饭，全村人一拨又一拨，陆续来到水坑边。你放一挂，我放一挂，听谁家的鞭炮响，看谁家的鞭炮头多。放完鞭炮，要

进行“扫坑”。“扫坑”是每年都要进行的。我们这一带地势偏高，容易旱，相传“扫坑”是为了求雨。老头老太们早已把大扫帚扛来，扫帚把上还缠着红布条儿。

“扫坑”的队伍按辈分排列。辈分高的老人走在最前面，其他人依次在后面跟着。本来是无需小孩子参与的，只是小孩子觉得好玩，就主动尾随队伍围着水坑转圈儿。老人们一边往水坑里扫空儿，一边念念有词：“二月二，扫大坑；扫的扫，翁的翁；大旱天，下满坑。”我们小孩子手里没有扫帚，也弯着腰，挥舞着两只胳膊，做出个扫地的姿势。终于忍不住，一个一个大笑起来，便很快被赶出队伍。老婆婆们常说，求神灵，心要虔诚，嘻嘻哈哈的就不灵验了。

扫完三圈儿，还要进行另一种仪式。找一个属龙的男子（大多是找一个儿童或者青少年），蹲在水坑边儿上，头顶一个簸箕，由一个辈分高的老人，

从井里打一桶水，“哗”一下倒在簸箕上，再从簸箕上流到坑里。簸箕仄楞，浇到身上也是常有的事。我大哥是属大龙的，那时十几岁，是顶簸箕的最佳人选。挨浇了好多次。有一年，大哥为了躲避这一劫，吃过早饭就把自己藏到席筒子里，等“扫坑”结束了才钻出来。这件事，至今还是家里一个谈笑的话题。

现在早已经没人“扫坑”求雨了，村头的水坑也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代之而起的是几座两层小楼。科技越来越发达，黄河水引到了地头，再怎么旱也无须担心发愁，把信息卡往电表上一刷，水就从地下的管道里喷涌而出。更不要说还有人工降雨。

有一年，我回老家，和几个老奶奶说起当年“扫坑”求雨的事。老奶奶们说，“还扫什么，龙王都退休了。”一脸的煞有介事。我常常想，一些习俗的丧失，代表着社会的进步，却也少了一些欢乐。那时的人们真有趣儿。

# 回不去的曾经

文/李德领

直到同事提醒，才得知周日是二月二了。关于二月二，印象最深的便是对于吃料豆的记忆。它还停留在初中一年级。

直到上了初中，我第一次离开家。虽算不上寄宿学校，但烦于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，我便每周回家两次。而每次回家，家人都会把留了一周的好吃的拿出来，先在家吃个够，返校时又会使劲往包里塞，直到再也塞不进去。

依然记得那天是农历二月初一。体谅到学生们迫切回家的心情，学校把下午原本的3节课缩成了2节，最后一节课时，大家都在盼着下课铃声响起，甚至连老师在讲台讲什么都不在意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手表，盼着下课。

还记得当时回到家后，奶奶和妈妈正在炒豆子，一个掌火，一个掌锅。奶奶坐在灶前，将柴火一节节分开，每一节都很有分寸地放好，她说这样炒出来的豆子才不会黑；妈妈掌锅，先是将晒干的沙土放在锅里，将沙土炒熟后再将豆子放入锅内，之后不久就会闻到了豆子的香味。紧接着，咸味的、甜味的料豆相继出锅。看着炒好的豆子，我早已垂涎

三尺。抓一把放在嘴里，满嘴都是香味。那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还常常会拿出自家的豆子与小伙伴们炫耀一番，看谁家的更好看，更好吃。

尽管已过去10多年，奶奶与妈妈共同炒豆子的场面我至今难忘。难忘



那温馨的场景，难忘儿时的记忆，更难忘那带着亲情的料豆味。

之后，初中毕业，接着高中、大学，找工作，仿佛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但每到二月二，都会想起奶奶和妈妈共同炒豆子的场景，尤其是在奶奶去世后，这种回忆更是深深印在脑海。工作后，回家的次数也逐渐减少，儿时的料豆味仿佛也已消失得无踪迹。

今年春节回家，奶奶以前的老房子已拆掉，前面那条曾我们称为“水帘洞”的小河如今也已经满目疮痍，厚厚的垃圾堵断了水流向小河的道路。仅存的儿时记忆也被磨灭，慢慢地只剩下回忆。

年后返城工作之前，我又一次沿着儿时玩耍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，除了被挖的大小的坑，其余就是满地的垃圾。回头望去，再没了一起围观的“奇花异草”，也没了当时的小伙伴，以及一起走过的童年……儿时的记忆仿佛在渐渐沉落，来不及告辞，来不及挽留，更来不及送别。儿时的记忆能否还有归期？我望望天空，唯有哑然失笑。

或许已经过了大喜大悲的年龄，以及那些微小事物就能被触动的伤感年华，或许早已知道，儿时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，这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尽管每次回忆起来满满都是甜蜜，心里依然有道不尽的遍体鳞伤。

看着曾经魂牵梦绕的小河，看着已拆除的老屋，以及眼前正在渐渐消失的儿时记忆，蓦然回首，关于过去，唯有祭奠，只能祭奠。

# 又是一年龙抬头

文/丰啸

转眼间又到了二月二，龙抬头。让人不得不感叹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二月二，又被称为“春耕节”、“农事节”、“春龙节”，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。二月二，龙抬头也象征着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，又想起小时候的这天，母亲不会再做针线活和农活，生怕使用针会刺伤龙的眼睛，生怕洗衣服伤了龙皮。在那个年代，作为农民是没有多大的心愿，只是希望老天保佑丰收，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。那时的我作为孩童最大的乐趣除了盼望春节之外，最期待的便是这二月二了。到了这天我也会早早起床吃饭，迫不及待地出去玩。

那时虽然不及现在生活条件的优越，但是获得的乐趣和天真却比现在更多，小时候更会体会到“人多就会热闹”这句话。家里人多，到了“二月二”，

“龙抬头”这天便会更加热闹。大爷和叔叔们会打起鼓，敲起锣；大点的堂哥们则会舞起狮子，小点的堂弟就去踩高跷，而我就会争着踩高跷。那狮子头还是爷爷亲自做的呢，常常每到年末，爷爷便会收集材料，做新的狮子头。爷爷总是乐在其中，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，为了孩子们能玩的尽兴，也为了新的一年家人能够平平安安。堂哥们在舞狮子的时候不会在意有多累，更多的想为家人带来欢乐。我家的狮子队会先沿着庄上的街道舞一番，吸引更多的乡亲，然后会在学校边的大空地再表演。大家可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一起观看。在这天大家会把一切杂念抛开，心里想的便只是新的一年的丰收和这平平淡淡而又幸福的生活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，曾经朴实的心

愿换了又换。小时候的愿望是母亲能为我置一件新衣，父亲送我一支新笔，再大点则会想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。现在的生括相比从前是变了个底朝天，我不用再拾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；也不用再为一只雪糕、一本漫画、一支钢笔而发愁；不用再跑老远到别的庄头看露天电影。又是一年龙抬头，蓦然回首，发现时间过的真快，小时候的自己从没想过自己会用上电脑，看上电视。又是二月二，充实自己，孝敬父母便是我最大心愿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，促使自己向前看。新的一年，又是不一样的风景。这一年我要丰富自己，充实自己，让每天的自己都过的精彩。为了自己，为了家人，更为了社会。人活着，就得向前走，往前看，即便前方有艰难险阻，也得义无反顾。

# 二月二龙抬头